

永远向着前面

立高·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,包括三个中篇小说。

“永远向着前面”,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,在解放战争中,由于正确地展开了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,使这支刚从游击队整编过来的队伍,克服了领导干部中间所存在的偏向,发挥了更大的战斗力量,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。

“雪海火浪”,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尖刀营刀尖连,经过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,插到敌人后方,卡住敌人的退路,配合主力部队,全歼美国侵略强盗一个师的战斗故事。

“血染的国土”,写的是八路军一支游击队,深入敌后,在当地人民的忘我支持下,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雄故事。

永远向前

立高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7 7/8印张 175,000字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000 定价(6)0.75元

永远向着前面

战役結束以后，部队住在城附近練兵，做攻城的准备。

三团很長時間就沒有团长，只有一个副团长，副团长和參謀長还合作不到一块。每一次战斗，任务完成了，但伤亡很大，战士们对指揮上非常不滿。这次要夺取有近代化設防的大城市，部队沒有攻坚經驗，所以人人都感到担子十分沉重。

这一天，他們要召集团党委扩大會議，檢查練兵工作。干部們陸續来了，在团部的四合院里，玩着扑克牌。大伙圍在大树下面，叫着鬧着十分高兴。

可是快开会了，却找不到副团长了。問了半天，政委的警卫員說，他出去抓鬼子去了。于參謀長一听，眉头皺了好几皺，可是他沒有說什么。

電話員从屋里跑出来叫道：

“副团长，副团长。……”

“干什么？”于參謀長問。

“司令員的電話。”

參謀長楞了一下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他不在！”說罢又扭过头打他的扑克牌。政治委員放下牌接電話去了。另一个人填了他的空子。

前 言

这个集子,包括三个中篇小说。它们是描写中国人民军队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斗生活的。“血染的国土”,写的是八路军浴血抗战、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雄故事;“永远向着前面”,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,在解放战争后期,为了攻夺大城市、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,而展开的克服内部障碍的斗争故事;“雪海火浪”,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故事。

这三部作品写于1950-1951年。“血染的国土”(曾用名“珍贵的果实”)、“雪海火浪”(曾用名“不可阻挡的铁流”)在平明出版社出版过;“永远向着前面”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现将三部作品抽回,集为一书交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。

在全国人民群起向右派展开坚决斗争的现在,我愿将它们奉献给我的青年读者们。它们不是那么成熟的作品;但是,青年同志们,你们可以从这些故事里看到,我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,流了多少鲜血;你们可以看到,我国人民用鲜血和头颅所争取的是什么!从这里你们可以理解,人民为什么这样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击右派,保卫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;因为,血,不能自流。……

立 高

写于1957.7.7.

目 次

永远向着前面	7
雪海火浪	80
血染的国土	153

永远向着前面

战役結束以后，部队住在城附近練兵，做攻城的准备。

三团很長時間就沒有团長，只有一个副团長，副团長和參謀長还合作不到一块。每一次战斗，任务完成了，但伤亡很大，战士们对指揮上非常不滿。这次要夺取有近代化設防的大城市，部队沒有攻坚經驗，所以人人都感到担子十分沉重。

这一天，他們要召集团党委扩大會議，檢查練兵工作。干部們陸續来了，在团部的四合院里，玩着扑克牌。大伙圍在大树下面，叫着鬧着十分高兴。

可是快开会了，却找不到副团長了。問了半天，政委的警卫員說，他出去抓鬼子去了。于參謀長一听，眉头皺了好几皺，可是他沒有說什么。

電話員从屋里跑出来叫道：

“副团長，副团長。……”

“干什么？”于參謀長問。

“司令員的電話。”

參謀長楞了一下，不高興地說：“他不在！”說罷又扭过头打他的扑克牌。政治委員放下牌接電話去了。另一个人填了他的空子。

他們仍在院里玩着扑克牌。司号員在房上拔着号音，喜鵲在树头叫着，他們的笑声一陣陣飄揚。一營長摔下一張牌叫道：“先使用主力！”三營長把牌一摔：“給你个迎头痛击！哈哈！”“嘿！攔腰切断！”最后出牌的是于銳，他不慌不忙地說：“別急，全部歼灭！”大家又是一陣大笑，那股勁，象一群小孩子一样。刘政委接罢电话从屋里出来，他滿面笑容，象致开会詞似的叫道：“同志們，注意嘍！”

大家停止了叫鬧，回过头来，刘政委报告道：“剛才司令員說，我們的新团長来了。”

“真的嗎？”于參謀長把牌一摔，突地跳起来。

“馬上就到团上来了。”

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。大家是多么盼望着来一个团長啊！他們自从編成正規团以来，也参加过几次大的战斗，但对指揮上都有意見。这次要攻坚，心里都有点“嘀咕”，后来听說要从老部队調一个团長来，大家就天天盼着，差不多一个礼拜了，还没有来。現在忽然傳来了消息，誰能不高兴呢？

于銳似乎比別人更高兴。他又跑进屋去打电话問师參謀長，証实了一下这个消息，長長地嘘出一口气，于是倒背着手，用輕捷的步伐在屋子里来回走着，嘴角上挂起微笑。刘政委从外面进来，于銳停住步，兴奋地張大兩只眼，高高地举起双臂在空中顫抖着，兴致勃勃地叫道：“老刘啊！党終於看到了問題的严重性，不然我們的部队真要搞垮的啊！”

刘政委对他这些話听过不是一次了，但仍不免有点冲劲，他的臉色严肃起来，用柔和的声調說道：“老子呀，你对副团長的看法，有时候太过火；我們看到一个同志的缺点，也要看到一个同志的优点。……”

“是的！可是我們要为党負責呀！老刘！我感到我們原則性的斗争太缺乏了！在苏联却完全不同！比如对戈尔洛夫那样老的將

領，他不學無術，就請他下台！姑息，完全是一種錯誤！要把我們的軍隊毀滅的！”

“我的同志！老馬不是戈爾洛夫，我們的軍隊也決不會毀滅！”劉政委很為難的勸解了一句，坐下來。他知道于銳又會大發一通議論。

“我們要看事實！”于銳說，“是的，老馬是長征過來的，為黨流過血，吃過苦頭；可是，比如今天馬上要開會了，”他看着表，“瞧，只有二十分鐘了，他還在打兔子玩。你總說他深入群眾，工作積極，這，老劉，我覺得你完全是一種姑息！”

“不！我對老馬是有批評的，我對你也同樣有過批評！”劉政委似乎再不能忍耐的嚴厲起來。

于銳望着劉政委，沒有再開口，緊緊地鎖着眉毛，手指輕輕的磕着桌沿，好象很用力的想着什麼。劉政委在屋裡踱了幾遭，提議道：

“我們到村口接一接李團長吧。”

于參謀長重重地出了一口氣，立起來，就聽到院裡喊道：

“來了嗎？來了嗎？”

“來了！在大門口。”

他們急忙走出來，師部通訊員已經帶着新團長進院來了。各級幹部都起身敬禮，新團長高聲說道：

“會已開始了嗎？”

“還沒有！”大家迎上來，瞅着新來的團長，都不知說什麼好。

新來的團長有三十五六歲，臉色黑巴巴兒的，樣子很精干，一雙眼睛烏黑透亮。但是最使人注意的，是他缺掉了一只胳膊。

“是李團長吧？”劉政委走上前來親切地握住他的手。

“呵，李超。”他答。

他們熱烈地握着手，做自我介紹。

“太欢迎了，太欢迎了！哈哈。”于锐双手握着李团长的手，热烈地摇动着。刘政委高兴地向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这就是我们的李团长，也就是我们的团委书记，以后就要来亲自领导我们了。”

大家又热烈地鼓掌欢迎。每个同志都笑咪咪的。刘政委按大家的位置，一个一个向李团长介绍。李团长向前和大家握手，但大家都习惯地伸出了右手，他诙谐地说：“哈哈，以后请大家习惯和我用左手握手吧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，感到新来的团长很特别。

李团长坐下来，瞅着每个同志的面孔，都是热情的，他尤其感到于锐是个很热情的人。李团长的心情，不象那么沉重了。他们毫不拘束地闲谈着一路上的情形、调来的经过，也谈到部队的情况。……

“政治主任还没回来吗？”李团长问。

“没有，仍在后方休养，他的伤很重。”政委说。

“马德辉同志不在吗？”李团长又问。

于参谋长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回答。刘政委说：“出去玩去了，大概快回来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马副团长果真回来了。他的警卫员背着三只兔子，后面还跟着三四个通讯员，都是汗水淋漓的。马副团长敞着怀，露着紫铜色的宽厚的胸脯，宽宽的兩颊上，有兩块伤疤，牙齿也打掉了三四个，说话有些露风。他一进门就高兴地喊着：

“喂！老刘！老子！今天缴获真不小啊！下雨把狗日們的窩都冲掉了，这要会寻捕战机嘞，哈哈……”他拎过三只活着的兔子，笑得那么天真，手不住的掂掇着，兔子不住的唧唧叫。

“你这家伙呀！不言声就走掉了！”政委委婉的责备他一句。

于锐的眉头微微地蹙着，脸孔十分严肃，但马德辉并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仍高兴地叫道：

“喂！我沒有誤了开会吧！还有八分鐘！这一点，我抓的很紧嘞！哈哈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們的李团長来了。”

“哪儿？哪儿呢？”馬副团長停止了笑声，急忙問道，并轉着兩只大眼珠子寻找。

“老馬！”李团長在他身后微笑着叫了一声。馬副团長猛一翻身，几乎把李团長撞个跟头，他就手把李团長抱住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馬副团長粗野地大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李超同志，命令早下了，怎么才来？我們真跟盼結婚一样，黑夜白天地盼着哩！哈哈……”

大家都笑起来。他們都好象旧友重逢一样，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覚。

李团長握着他那厚大的手，感到馬德輝渾身充滿着健康与力量，而且同样是这样热情。他想起了师首長向他介紹，說副团長和參謀長中間有些不团结現象。他想：这样两个同志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呢？

“听口音，你也是江西人吧？”馬德輝歪着头認真地問。

“是的，你也是江西嗎？那么我們是老乡了，哈哈。”

“長征时候你在哪里？”

“紅一方面軍。”

“嘿！那我們怎么沒見過？怪事！”

“是呀！我一直沒有脫离过軍区。”

他們閑談了一会儿，开会的時間已經到了。馬德輝热情地說：“老李，今天下午燉兔子肉欢迎你，碰到一块真不容易呀！”于銳也說：“好，打四兩酒給李团長洗塵。”馬德輝笑着說：“哈哈，老子，今天你請客嗎？”于銳也笑着說：“好好好，我請客。”李团長从他們言談之間，也看不出什么不融洽的地方，心里十分納悶。

時間已經過去了，二營的干部還沒有來。李團長問：“二營住的很遠嗎？”于銳說：“不，就住本村。怎么搞的？通訊員！去請二營的干部趕快來開會！”

通訊員應了一聲跑去了。馬德輝望着李團長，象忽然才發現似的問：“嗯？掉了一隻胳膊嗎？”

“哈哈，打掉了。”

“不大方便吧？”

“沒有什麼！在醫院里我就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，後來用左手練習打槍，現在一切照常了。”李團長的双肩向上一聳，右袖筒飄動了一下。

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“哈哈，不！這樣倒減少了一點負擔，哈哈……”

大家又都笑了起來。

大樹下，各營干部仍津津有味的玩撲克牌。馬德輝和李團長談着話，一會走過去瞅瞅說：“打錯了，打錯了，打這一張！”說着自己就動手抽出來摔下去；一會又晃游過去說：“傻瓜，傻瓜，怎么能這麼打呢？”

他們玩的怪熱鬧，一點也不感到等待的厭倦。李團長却有些不耐煩了。過了差不多一刻鐘，二營長和教導員來了。他們乐乐呵呵地也并不感到什麼不安。馬德輝只是說：“怎么搞的喲，你們住的最近却最後才來！”二營長說：“哈哈，我們估計一、三營一定有沒到的，今天算猜錯了，哈哈。”

政委向他們介紹新來的團長。他們敬過禮以後，李團長和他們握手，說道：“怎么現在才來？”二營長被問得有些口吃起來：“啊，我們，……”李團長說：“是不是很忙？哈哈，以後要遵守時間呀！”

大家都坐下來，會議要開始了。

在討論練兵和教育內容時，馬副團長和于參謀長又產生了分歧的意見。于參謀長提出從上到下要進行較系統的戰術理論學習，馬副團長說不必要，而必須集中全力把五大技術精通。因為有新來的團長在座，他們的態度似乎都還平靜，並沒有鬧崩。各黨委互相補充，意見漸漸取得了一致，不過，李團長從他們的發言里看出了他們的分歧所在。

二

散會以後，馬德輝把一營營長、教導員留下，帶進自己的房子，談戰士們的情緒發生波動的原因。一營長說戰士們有“戰後怕”的思想。馬德輝指示他們加強階級教育，此外，要格外關心戰士們的生活，並給他們出了許多改善伙食的辦法，最後責成他們回去把伙食問題加以整頓。……

二營五連長，“戰評”時受到了戰士們的批評，正在鬧情緒，政委跟二營的幹部到二營去了。于參謀長便帶李團長到他屋裡休息。

他們閑談着部队的許多問題，于參謀長不斷地搖頭，最後長嘆了一聲，說道：“老李，工作難搞得很，我幾次要求調動，上級都不允許，可是在這兒實在搞不出什麼名堂！要不是這點党性約束着，我堅決要離開這裡！”

李團長听着，不斷地在思索：三團是新從地方部隊改編的團隊，雖然打過幾次大仗，經驗不多，而且馬上要進行強攻近代化設防的城市，困難是很多的。……可是他不同意馬上對部隊做出什麼結論，所以他說道：“三團打還是很能打的，而且善于打硬仗，這是很好的，司令員特別提到這一點。”

“唉！”于參謀長搖著頭，重重地嘆出一口氣。

他們倆沉默著，噴出縷縷的青煙，于參謀長在屋裡沉重地踱著

步子，好象憋着满肚子委屈，他终于猛然停住步，转过身爆发出来：

“能打硬仗！这简直是拿着同志的生命开玩笑！比如这次战役，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，可是，这简直是罪恶！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哼！老馬呀。”

于銳把这次战役的战斗講給他听，李团长閃着眼，皺着眉思索着，一直没有发言。

队列參謀走进来，他拿着三張表递向于參謀長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营又有三个逃亡。”

于參謀長的眉头一皺，气忿忿地說：“好吧！放下吧！”队列參謀把逃亡表放在桌子上走出去。于參謀長說：“看看，又有三个同志逃亡。光是埋怨战士政治觉悟不高，可是，誰愿意作无謂的牺牲？連队里普遍存在着‘战后怕’的思想。老馬从不在我們指揮上檢討！五連長受了战士們的批評还鬧情緒，这次战役下来，他們連逃亡了十几个，你看严重不严重！”

李团长仍靜靜地听着。过了一会，他問道：“你看关键在哪里呢？”

“哼！”于銳鼻子里响了一声，坐下来。思索了一会，抬起头瞅着李团长，把声音放柔和一点說：“老李，不知道你看出来了沒有，老馬这个同志……当然嘍，他有許多長处，可是指揮現在的战争，他实在难于胜任了。他完全象打游击战一样，总归一句话‘猛一扑’，扑上了是僥幸，扑不上就吃家伙。当然，他执行命令很坚决，个人也勇敢，可是做为一个指揮員……”

“是的！做一个指揮員，只有勇敢是不够的！”

“就是呀！老李，你不知道，老实說，老馬战术理論低到可怕的程度；連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都說不出。你可以問問他，什么叫

‘正規正面的防禦’，什么叫‘寬大正面的防禦’，什么叫‘移動防禦’，他根本說不出！你想，連講都講不清，怎么能做好呢？笑話！可是……”

“是的！我們有些幹部常有這種情況，許多事會做，說不出來，帶些盲目性。因為戰爭頻繁，不能很好地進行系統的理論學習。不過，布置一個戰鬥，整個團委會要負責的，……”

“是的，可是他根本不能容納別人的意見。在指揮上，他有獨立決定的權力，而且，他是首長……”

“還有上級呢！”

“唉！上級，有時候戰鬥任務急，有時候戰鬥中要各團隊獨立決策，司令員怎么也不能代替團的工作呀！”

李團長也覺得老馬是有些問題的，司令員也特別介紹了這點：三團戰術指揮上有些問題，傷亡很大……他於是又問道：

“這次的戰術總結搞出來沒有？”

“沒——有！”他把“沒”字拖得特別長。“老李，老實說，也真難為老馬，他也能寫不出個象樣的總結。而且，他的精力根本沒有放在這上邊，你想，”他兩手手心向上伸出來又向開一分，望李團長一眼，象是說：“他能夠作總結嗎？”就又扭轉身踱起步子來了。

“現在幹部還健全吧？”李團長問。

“這，大概差不多，噢噢，也許……”他翻起眼倒抽着氣，象是很吃力地在想。

“武器呢？配備怎麼樣？”

“戰鬥下來，我還沒看過統計。警衛員！叫隊列參謀把人員武器統計表拿來。”

過了一會兒，隊列參謀空手進來了。

“統計表呢？”

“各營還沒交來。”

“怎么？快两个礼拜了，还没统计上来？你们一天搞什么鬼哟！”于参谋长大发雷霆。

李团长沉了一下，閃着眼向队列参谋問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双全。”

“刘双全同志，明天十二点以前，把所有的统计数目字全部拿到我这里来。”

“唉呀，团长，恐怕……”

“一定拿来！”李团长果断地命令道。

队列参谋怯怯地望着李团长一双发光的眼，没有再开口。他躊躇了一下，敬一个礼走了出去。

“于锐同志！”李团长很严肃地望着他，“我们的工作可作的不好啊！参谋处的任务，是在于把所有的情況——我們的、敌人的材料供給首长，使首长有根据下决心。象这样怎么行呢？”

“啊啊，……”于锐瞪着两只眼睛說不出話，他真料不到李团长会这样直率地批評。李团长又接着說道：“老于，你不要見怪；其他都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工作首先搞好。”李团长想起剛才会上的情形，就把問題很柔和地提出来。于锐不再踱步子了。他尷尬地坐下来，大口的噴着烟，“这，这……我們……”他用手搔着头皮。

正在这时，政委从二营回来了。李团长急忙起身招呼，他們重新坐下来談起二营的問題。于参谋長呆在那里，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过了一会，他就悄悄地溜出去了。他走进自己的房子，一头歪在炕上，長出了一口气，咕嚕了一声：“唉！来了个这样的人！……”

政委向李团长介紹了二营的情况，剛談到团的领导，就开飯了。

于锐这时候才从床上爬起来。伸着双臂打一个呵欠，搖了搖